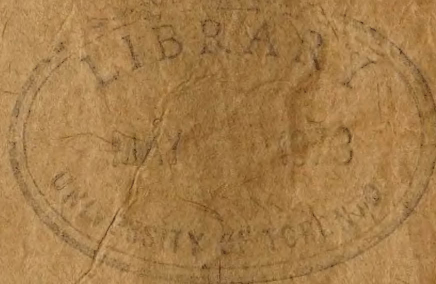
學統

十六本之八







學統卷之二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劒浦人生有異禀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荅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戶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

不傳於千五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伺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伺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

有没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誕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綈之爲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倜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嘿之間爲目擊而意會也倜幸

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茲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悋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廸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於是受業於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

亟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既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

如也其接後學荅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

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
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
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洒落如
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
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
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
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
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

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須是旦晝存養不至牿亡卽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旦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

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為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即文公也沙縣鄧廸嘗謂韋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為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晩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

閫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

朱子曰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隤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

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
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
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
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
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於人
眞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

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

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後來方曉得他

説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
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
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
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
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
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

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卻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卻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

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於學者馳騖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拾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

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於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

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閑看者愚於此曾下工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於閑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學統卷之二十五終



學統卷之二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

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募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

於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先生不荅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

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
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
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
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
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
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
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勢衰弱可圖建議
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
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中事乎先生對

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

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與時得晤語

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

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讙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

期歲而名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

閤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
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
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
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
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
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
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
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
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

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誕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

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説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凢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説太極圖説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賜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

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

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

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又曰孟子没而義利之説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説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肎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旣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

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
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
言語文字之間者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
此其淺深疎密之間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
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
念大恩之莫報告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
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
之大一識所歸汞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

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爲天理以稼穡織紝爲存心不惟善於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汚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

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於嚴義利之辨而又爲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

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峰五峰之言性旣已有病卽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

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
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沉潛縝
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
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
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
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
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於呂陸諸公並
有貶詞獨以南軒爲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之二十六終

學統卷之二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榦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没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

寍宗即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

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

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羅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先生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羅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郎郡治後鳳棲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

口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産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

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輿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

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耑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

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畜馬制軍器以賚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

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
者崔維揚能於淸平山豫立義砦斷口人右背方儀
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
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
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
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
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
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
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

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

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
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邪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
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
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
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
侵守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
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
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口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
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

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

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踰月遂

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董氏訒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

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
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
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
得天花亂墜亦於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
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
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
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
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於氣又不能不

動於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脗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眞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

陽於彌留之際猶拳拳以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與蓋勉齋之於朱門亦猶彥明之於程門曾氏之於孔門云

學統卷之二十七終

學統卷之二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蔡九峰先生

先生姓蔡名沉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暸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

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

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
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
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
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
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
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
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

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

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
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
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
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
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
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化生者塞化醇者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淸濁則淸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

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
醜姸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
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
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
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
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
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
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
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旣形物之

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
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
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
至靈也虛明之頭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
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
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
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
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
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

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
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
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
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於斯又曰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
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
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
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
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

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賾鉤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致

涉數千里極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没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峰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謚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凛凛焉常若有負沉潛反復者數十年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眞不

媿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於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邃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墮於虛無而言數

者不詭於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
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至哉斯言
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
夫永康之事功雜於霸江西之學術雜於禪此無
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
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
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即體也用中
有體體即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
致也

學統卷之二十八終

學統卷之二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

南北塗炭今茲既好豈非天下之福然自昔行人之遣口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口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搭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令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貪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於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

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名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三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遷軍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觝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口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口之憂蓋口亡則上

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巳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

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劵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克□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

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寍宗優荅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先生與留守憲

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先生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船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寛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

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

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淸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閫之儀寖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淸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

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覲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

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狗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閩口減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畊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名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

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驚傳潁洞奔擁出關曰

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
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佗胄立僞學之名以
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先生之學
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
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
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
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淸源雜志
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
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

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眞子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

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

幾。

又曰西山眞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錮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

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於溫公相頡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逮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霅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於賙䘏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卽奈何以王魏目

之。

學統卷之二十九終

學統卷之三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敎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生先生於學舍洪武巳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

曰體淸聲喤非常兒也卜之吉乃擧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卽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亭海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讁戍玉田爭延於家與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

居永樂中父攺鄢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克戍鄢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鄢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

不輟思有所得卽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於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先生

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却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宏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

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强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頎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寃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於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山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

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

學則默然不荅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敎人居敬窮理而巳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戸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鎭守太監與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於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寃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

入侯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
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
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
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
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
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
見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
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嘆曰
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

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宜留其爲先生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絶子淳愠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者盈泉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

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

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尚書謚文淸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眞實學

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眞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眞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於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婞峻明與眞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

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於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殄玆道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濶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狼籍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眞知實踐今之眞儒也

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

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淸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黄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

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

或曰眞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於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旣沒或曰今之眞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敎侑食廟廡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雒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

竊窺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困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眞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眞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於將來振

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小
補云

整菴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為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

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

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儗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粤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尚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為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間者用為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簀靡不挾策妙悟懽契

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間之束直備笥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議者求多於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荀楊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於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

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做精神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兎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於人事之酧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於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曾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

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旣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畧無停滯自少至老壁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眞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

漓剴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爲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間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爲有明一代儒宗不爲過矣

學統卷之三十終



學統

